

[illegible]



李丽正在给我们讲“*There is*”句型的时候，校长大人又悄悄地溜到了窗外。因为校长不想让大家发现他，所以大家就没发现他。

可是阿呆发现了。

阿呆这个家伙，身上总是有点奇怪的禀赋。

李丽说要点一个人站起来造句，必须用上“*There is*”。

她点了我的同桌阿呆的名字。

阿呆像个木偶，“扑通”站起来。

我知道阿呆的英语是最烂的，便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着他。只见阿呆的小眼睛很紧张地瞅着窗外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There isa pig.....out of the window.....”

大家的眼光都被阿呆“牵引”到了窗外，结果，我们看到的是“一只”校长“out of the window”。

连李丽都诧异地看着校长。

校长大人好像吃了一惊，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教室里的每一双眼睛忽然都看着他。他咳嗽了一声，背着

There is.....a pig.....out of
the window.....



手，故作镇定地向前踱了过去。

“哼——”

等校长的身影从我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，李丽就用她的大鼻子发出了这么一个声音。我们都吓了一跳，一齐看着李丽，只见她那张扑克脸，阴沉得像天上的乌云一样。

“总是这么偷偷摸摸偷偷摸摸的，哼——！”

“啪！”

全班都被那响亮的“啪”声惊吓得差点跳起来。

那是李丽用教鞭狠狠地敲了讲台一下。

我差点发抖。

而且我想，李丽一定是把讲台当作了偷听她壁角的校长大人了。



大概是李丽对阿呆太刻骨铭心了，所以频频地点着阿呆的大名。她让课代表给大家报新单词听写，我们可以在本子上写，而阿呆却不行。

阿呆被拎到黑板上去写。

英语课代表嘴里报着：“suspect，嫌犯。”

我们赶紧在本子上写下来。

写完，大家都抬头看阿呆的，只见黑板上只写了两个斗大的粉笔字：“咸饭”。

“咕咕——”有人想笑又不敢笑。

李丽抱着手肘，冷冷地看着我们。

课代表 MM 出于对阿呆的怜悯，又重新报了一次：“suspect，嫌疑犯。”

阿呆没有回头，他看了看黑板上自己写的字，忽然伸出右手，用衣袖擦去黑板上的字。我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——

这个阿呆，看来终于回过神来了！

可是，阿呆却在他刚才擦掉的地方写下了令大家瞠目结舌的三个大字：

“咸鱼饭”。

我看见前排的兔子，把她的脑袋朝后一仰，右手覆盖在脸上——这是她呼叫“上帝”时的惯用动作。

接下来的单词，阿呆一个都没写，只是站在黑板前怔怔地发着呆。

这可怜的家伙！

我突然想起来，阿呆上节英文课请假没来上。

不过看李丽的脸色，打死我也不敢说。





接下来，李丽把阿呆训斥了一顿，看得出来，今天她的情绪坏透了，所以阿呆挨训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头顶有血光喷射。

用一句成语来形容，就叫作“狗血喷头”吧！

李丽训斥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倾着身体逼问着阿呆：“你说，你是不是个猪脑袋？”

阿呆向后倒退一步，张开嘴巴像是要说什么，可是李丽不等他开口，紧接着就说：“你解释就是掩饰。”

阿呆赶紧闭上嘴巴。

李丽却紧追不放：“你不吭声就是默认。”

大家都倒吸一口冷气。

好在，该死的下课铃，终于响了起来。

我们都为阿呆松了一口气。

李丽脸色阴沉地看着阿呆，像是暴风雨前的乌云。全班寂静。

这时，冷不防闯进一个人，那人闯了进来后又连连道歉：

“对不起，李老师，原来你还没下课啊！”

哈，那个冒失鬼是柳树树哦！

此时，柳树树真像一股春风哦，看到他，心里的沉重也立即减轻了不少哎！

“啊，是柳老师——”

李丽的声音忽然变得又娇又嗲，而且脸上堆满了假笑，吓得我们各个花容失色，我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：

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……”

“没关系没关系的。”

李丽扭了一下腰，用最最甜美和温柔的嗓音，对着帅哥柳树树说：

“我马上就结束了，你……你别走哦！”

柳树树似乎没注意到李丽的话，他用关切的眼光看着阿呆：“阿呆，怎么大家都坐着，就你站着啊？”

“啊！”李丽忽然大叫一声。

阿呆吓得屁股一撅，差点跌坐下来。

“啊……是这样的，我准备提问他一个问题，然后就下课，嘿嘿……”李丽热情地对柳树树说。

“哦，那你提问吧。”柳树树礼貌地后退了两步。

哎——柳树树的风度和气质，真的很令人折服哦！

“哦，阿呆你看，这是什么句式？”

李丽“唰唰唰”地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句子，倍加和蔼地问阿呆。

阿呆一个字也不说，前排的惜城小声对兔子说：“阿呆吓傻了！”

我正要小声提醒一下阿呆，却被李丽打断。只见她急不可耐地用粉笔在“eye”这个单词下面画了一道横线，然后耐心地问阿呆：

“这个单词的意思，你总知道吧？”

阿呆仍然不吭声。

李丽看看柳树树，柳树树对她微微一笑。

于是李丽转向阿呆，像幼儿园老师在启发小朋友似的，她指着自己脸上的鼻子，走近了阿呆，问道：

“看看老师的鼻子两端是什么呢？”

阿呆终于开了金口：“是……雀斑。”

李丽终于不顾她的风度了，她狠狠地逼近了阿呆，脸上憋出了可怕的猪肝色……

我赶紧闭上眼睛，暗自替阿呆祈祷。



(减压指数: 😊😊😊😊😊😊😊😊😊😊)



上课铃响之后，柳树树抱着语文试卷大步走进教室。

“啪——”他把手里的试卷朝桌上一放。

兔子回过头来，和我对视了一眼。

情况似乎有点不妙哦！

柳树树抬起头，习惯性地推了一下眼镜——还好，他严肃的脸上仍然还是有那么一丝的笑意。

虽然我们都看得出来，柳树树今天似乎有点生气。

“我没想到这次单元测试，全班考成这样！”柳树



树说。

我们，鸦雀无声。

我偷偷地扫视了一下周围，其他人的脸上，都表现出一副沉痛的表情。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装的。

这时柳树树的眼光扫到了我身上，吓了我一跳。

“有同学请假？”柳树树突兀地问班长。

我这才知道，他刚才并非在看我，而是看我旁边阿呆空着的位子。

班长说，阿呆没来。

“不过他并没请假。”班长又大声地补充一句。

我心里骂着班长：“小跟班，马屁精！就会打小报告。”

柳树树让课代表和班长把卷子发给我们，我拿到的居然是一张 97 分的试卷！

“兔子，你多少啊？”我按捺不住兴奋和好奇，小声地问前面的兔子。

她没回头，也没回答我，只是把手里的试卷亮给我

看，我看到的是一个鲜红的“98”分！

上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这时，课代表把一张试卷搁在阿呆的桌上，我探头过去看，正好前排的惜城也回头看阿呆的分数，我们俩的脑袋差点就碰到了一起。

可怜的阿呆，只考了 58 分！

这时，柳树树让大家安静下来。

我再次抬头看他，只见他脸上露出了一个由衷的笑容。

真让人纳闷！

“我没想到你们班会考成这样——这么好！”柳树树笑嘻嘻地说。

全班都愣了几秒钟后，纷纷叫起来：“好啊，老师你原来在耍我们！”

“不过还是有一个不及格的。”柳树树语气里带着遗憾。

我同情地瞅了阿呆空空落落的位子一眼……

柳树树给我们讲鲁迅的文章，他正读到：“这时，走